

细读朱增泉将军的三部诗集,感到确有一些令人动容之作,让我为当代军旅诗有了新的收获和庆幸。

说起军旅诗,恐怕要从我们的国歌和军歌谈起,战争年代,与祖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血肉相连的军旅诗,曾留下诸多令人热血沸腾,凝聚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意志的辉煌篇章。然而,随着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军旅诗再没有那种血肉横飞、战马的蹄窝照着汪汪血水的语境,再没有《肉搏》《把枪给我吧》这样动人心魄的作品,军旅诗似已逐渐软化,缺失了刚性与英雄意识,似已辉煌难再。军旅诗在南方边境战争中,又有了新的变化。战争的残酷,生与死的较量,喷洒的热血,冲天的豪气,比钢铁更为坚强的意志,再度成为诗之主题。当生命穿越死亡,军人的诗笔再度为壮美的生命雕像,当代的军旅诗又以血写的真实与切身的体验进入一种惊心动魄、血泪交融、撕心裂肺的境界。而朱增泉也是在亲历这场局部战争中,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或许,正是这样的战争语境、生死离别,以及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诗有着浸血的根基,有了他自己所说的兵味、硝烟味和人情味,写出了独树一帜的当代军旅诗作,使中国当代的军旅诗有了刚毅的质量和血性。

朱增泉诗的首要特征,是其士兵本色与将军气度的统一。他一步一步从列兵走到中将的军人,军人的气质、性格、天职、责任、军容,独有的生存方式,已深入骨髓;而将军独有的气度、胆识、阔大的胸襟,对战争亲历的生命体验、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洞悟,使他的诗既有真切的部队生活实感,又有大的格局;既有人们熟知、却自出新意的鲜明意象,又有逼人的气势,进入崇高且充满人性的境界。

在朱增泉的笔下,军人的日常生活、一些微小的事物,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他写《哨位》——“当过兵的人/迈出的步伐何以气宇轩昂/功底全在学会了站立/哨位是一句永恒的箴言:站直啰!”

诗人朱增泉的《中国船》《生命穿越死亡》《忧郁的科尔沁草原》三部诗集,又是煌煌大著赫赫卓然。其实,诗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焉能有严格的题材界定?如此分类大约只是以三种不同色调的艺术板块来构筑他的庄严而又五彩缤纷的诗歌殿堂。

如果说李瑛是新中国军旅诗的奠基者,那朱增泉则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军旅诗的优秀代表,他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审美个性,跃然于我国诗坛。当年我便发现他在南疆战场上诞生的诗篇,超离于以往军旅诗的定势,不仅在英雄主义赞歌中含融着深邃的爱国情愫,而且具有广阔的思想天地和强烈的人文精神。我曾用三句话概括他早期的作品:在血与火光里分娩灵魂的辉煌;以开拓精神投入人类耕耘历史的纵队;从心灵深处向天际和人间放射灿烂的星群。《生命穿越死亡》中的许多诗篇,《猫耳洞人》《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我案头,站立一尊秦俑兵》《迷彩服》《南方烈士印象》《头颅、圆的外壳和方的思想》《钢盔,启迪我破译圆的哲理》《红的火光,黑的轰鸣》等等,这些英雄浩歌,凸现了兵的形象“就是一句不朽的格言/兵/应当代表自己的民族/永恒的站立”。倘无英雄气宇,焉识英雄本色。

两年之后他的新作集萃《地球是一只泪眼》出版,这部带有浓郁悲情韵味的诗集,其思想视野、哲理意蕴和文化内涵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诗,而且在更深的诗学本质上体现出时代精神、文化源流和人类意识,因而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随着他诗歌艺术的日臻成熟,便以英雄气质、历史感悟和人类意识为诗歌之魂,烛照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在朱增泉的心中,黄河冰凌能化成雄壮的军威:“那是一辆辆战车相撞的声响/那是一队队战车陷入冰窟的声响/千军万马,刀枪剑戟,相劈相杀,昏天黑地/战马嘶鸣,疾驰如泻/溃散者仰马翻,兵败如水/追击者前赴后继,势不可当/黄河冰凌/兵也”(《黄河冰凌如过兵》)。何止是大气磅礴,惟有精神力量与军人魂骨相融,方有如此神来之笔。他的许多描绘边塞风情的诗,写得浑阔而苍凉,孤独而悲壮:“这是纵马驰骋的原野/史册早已发黄/天空仍有隐约回声/蹄声急促而密集/面对荒原我想起厮杀,怀念英雄”(《荒原》)。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遥想当年“亲征的天子都在返京途/中而战亡将士之魂却至今游走荒漠/魂兮归去/归乡何处/相随黄尘已久,安魂莫过于此矣/不归了/不归了”(《边陲》)。壮士血与英雄泪化为大漠孤烟,悲剧的悲哀性与崇高感具有恒久的震撼力。

我曾以《将军本色是诗人》为题阐释朱增泉早期诗歌的审美特征,其实,惟有忧患意识、悲悯之情、博爱之心,方能与天地脉相通,与万物魂魄相融,方能寻求主观与客观的和谐,在限制中释放自由的光彩。《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感慨于士兵们“自己在别国土地上射出的子弹/却在本国/在家里,在梦里/时时听到凄厉回声”,愤懣于“人类在战争与和平的魔圈中回旋”。走出战争烟云,他思想的骏马又在历史的天空驰骋,面对《巴黎公社墙》他想到“起义者的血/染红了塞纳河/已随悠悠岁月流逝”,流逝的何止是鲜血,流逝的还有记忆,这是规律也是时间和空间、暂时与永恒、主观与客观永存的奥义。而“垒起一道墙/必然挖出一道沟/推到一道墙/却未必能填平这道沟”。人类何时能走出垒起墙又推倒墙循环往复的怪圈?这与其说是政治课题莫如说是哲学的未解之谜。还有《莫斯科红场的黄昏》《昂纳克走向法庭》与《叶夫图申科对话》,都以意象的模糊性和题旨的多意性,拓展了诗意图空间,让人重新思考历史真伪,重新思考人类命运。

在这三部诗集中,我尤喜爱《忧郁的科尔沁草原》,那些精湛的短章,更有生命意识、更有文化内涵、更显诗人才情、更能体现诗性本真。如视头颅为《生命高原》:每次理发“看头顶,我生命之颠那片绵密丛莽/湿漉漉乱纷纷黑森森枝枝杈杈直指青天/上方有悬空之手,剪子如两剑相交/铮铮剪杀从莽枝杈尖,断发如霜雪纷飞/是严防我灵魂被心中哪一根细发/会怒长成参天大树,或堕落成千丈藤蔓吗?”读之惊魂摄魄。许多域外诗章都表现出各族人民对和睦生存与幸福生活的向往,他看到《达莱卓尔的天鹅》“在天堂之湖展现天性之美/起飞,降落,随意浮游/红冠点点,往来交错”,秋天“天鹅最美,人也自在”,这是多么安恬和质之地。

由英雄气、诗人情和中国梦组成了朱增泉的诗歌谱系,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心灵史的缩影。

壮美的生命与军人情怀

□韩作荣

这是没当过兵的人难以体会的感受。在他的眼里,背包带“是老兵们的敏感神经”;而即将退伍《交岗》的老兵,“冰冷的枪管已被握得发烫/枪的脉搏在手心里噗噗地跳”、“离他而去时/这支枪也会难受的”,连枪都有了生命的情感。而诗人在《享受和平》中发现,“晨练的老人动作舒缓/他手中那柄长剑已失去了兵器的属性”,而“打过仗的人/就像混凝土中的石子和钢筋/注定要由他们/充当人群中的坚硬成分”。这是先由器识而后文艺,不是外在的描摹,而是有了体察和感悟之后,与心灵融为一体诗的发现和新颖的表达。

自然,作为将军,他的目光不仅盯在连队或一场局部战争,面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在他看似随意的书写中,以独有的诗性意义的表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写《美庐》,在貌似轻松的散步语境里,面对傍晚的江山,蒋介石的手杖每一次触地,都叩响一个杀机,而艰涩的笑、走神和宋美龄眼中吃惊的细节描绘,其背后却是一个王朝即将崩溃的背景,于貌似轻松中含着紧张,浅显里蕴藏着深意,“更难测/自己的纤纤玉臂,能否挽住一座将倒的江山/他俩那次离开了美庐/再没有回来”。这是朱增泉最好的诗,真正的举重若轻,看似平淡却内涵丰富,而“再也没有回来”这样的结句,言外之意多多,是真正以少许胜多许的作品。而在《飞越地中海》一诗中,诗人在美丽与平静中,却想到走上绞架的墨索里尼,“地中海的水很深/一旦起风/立刻会波涛汹涌……”这样的题材和作品,大抵是当下的军旅诗人难以寻出诗意,常常避开或说不出来的话,只有胸襟开阔,对战争有深入透彻的

理解,胸怀全局又具有轻松随意的诗意的艺术表达者才能写得出来,因为气度与胸襟是学不来的。

朱增泉写在老山前线的作品,最动人的是那些饱含人性与爱的篇章。一位羞怯的战士在夜里去寻相思树,却在地雷炸断了一条腿,被弄进洞来,松开紧握的手说,“我采到了一粒相思豆!”“一粒包裹在皮里的相思豆/青皮上粘有血/大伙跟他一起笑了起来/全都满脸是泪……”情感复杂而又动人。而《妻子给他邮来一声啼哭》,写的是位老兵的妻子分娩后,将婴儿的啼哭声录成磁带寄往前线,“这无比稚嫩的啼哭,哭得他/如醉/如痴/止不住地往下淌眼泪……”这只有在战争中才会发生的事件,本身就充满了诗性意义,在死亡和新生之间,那稚嫩的啼哭对人心里的震撼比任何炮弹的爆炸都更加强烈,更有心灵的穿透力。而这种人性的呼唤,在《苏军撤阿姆河》一诗中,表达得格外强烈。当格罗莫夫中将宣布:“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一个苏联士兵,按照日内瓦协议完成了全部撤军。”然而无数苏军的母亲不信:“不!格罗莫夫,你见到了儿子,/我的儿子还在那边,你在骗人!”是啊,“假如儿子仰起脸来问你:‘在那边,你打死的都是儿子还是父亲?’/格罗莫夫将军,你又是什么心情?”应当说,诗既充满了人性的悲悯,对整个人类之爱,又是深刻的超越争斗的诘问。

在朱增泉的几部长诗中,既有诗的素质,又有犀利亦给人启迪的作品,应当是《火光·血·分娩灵魂的辉煌》和《冬季,我思念天下的士兵》。如果说,他下工夫写下的《国风》《前夜》,由于以

理性、概念作为写作的动因,读来并不见佳,但上述两首诗作却是诗人进入了一种介乎寻常的创造状态的结晶。一般来说,重意象与境界的生成,但诗如果没有哲学的内在支撑,没有对事物深入的理解与洞悟,便是没有骨头的作品。最好的诗应当是感性和理性都抵达极致、水乳交融之作,而朱增泉的这两首长诗,已逼近这种状态。那火光是红的,轰响却是黑的,当担架托起生命的一片薄云,他感受到“一群生命的汗蒸着我的血腥/湿雾的盖尸布已从脚尖擦至我的睫毛”;那种双层感觉:“我双脚飘飞在红的云里/我身躯颠簸在黑的海上/我起伏在托起生命的一片薄云/我沉浮在生命之海的浪涛……”这是只有亲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才能有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而经历了生与死的残酷的战争,使灵魂得以再生,诗人则感悟出——“腿的羁绊是思想/思想的羁绊是腿”,继而写出了“双腿远行去了/我用思想走路”这样的名句。而《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一诗,则是以理性的思考见长的作品,其实,诗不必过于忌讳理性的渗透,只要不是图解概念,只说些尽人皆知的流行思想,而是能给人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是对事物深入的理解和智慧的表达,同样可以成为名作。这首诗足见诗人阔大的胸襟,其超越了不同阵营以及敌对,关切的是天下所有的士兵,看得出将军不同凡响的气度。诗中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与感悟,深刻并有自己的见地。是啊,“那些不同国籍的士兵们/都在同一个冬天里感受寒冷/在寒冷里共同发现/有样东西已经永远丢失在异乡”。而“战争是搏击,为了杀死对手/和平是奔走,为了自己生存”,这样的感悟,已直抵事物的本质。继而,诗人又提出自己的疑问——“究竟是因为有了战争,人类/才分化出士兵/还是因为有了士兵/才导致/连绵战争?”这相互勾连的问题发人深省。但“战争唯独不能以‘杀戮’做旗号/战争最响亮的口号是‘和平’”,“至于战争最直接的后果,只有士兵/感受最深……”是对战争与和平透彻、深入的理解。而“士兵是最容易

受人崇敬的人/士兵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这两句诗蕴含了诸多的内涵,言尽而意未绝。这样的诗,不是用诗的方式去说明什么、印证什么,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真切的感受和洞悟,是能入人心的文字。

在写战争的作品中,《巴尔干的枪声》也是一首出色之作。当一把古老的提琴,于爆炸中琴腹发出一声炸裂的呻吟,“几根炸断的琴弦/在腾起的尘土硝烟里/悠悠颤动/哦!巴尔干的神经/在震颤……”将一把提琴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是需要诗人的慧眼与发现的,美好事物的毁灭,让琴弦连着心弦与神经,更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痛恨。而“拉琴的手/为何又一次被操炮的手/炸断”这样的设问,是比说出结论更为尖锐而有力的表达。

在朱增泉的其他一些短章中,亦不乏好诗。人们不难发现,他经常以军人的眼睛去看这博大而繁杂的世界,因而其诗有了独有的特色。他在《夜读》时,感觉“书籍如列队的兵甲/在四周排排肃立”,他观《云冈石窟》,发现“五万多尊佛像/最终未能守住北魏打来的半壁江山/这些佛像们也太大意了/居然没有一位带枪”;他写《锅盔》,也认为“锅”是和平,“盔”是战争,“吃饭与战争这两件大事/是有联系的”;他写《鳕鱼的悲哀》,亦为“铁甲在身/却丢失了兵器/从此无颜站立”,靠“偷袭为生/勇猛堕落为凶残”;在将军的笔下,甚至桦树林都是披金甲的武士;秦始皇不仅坑儒,也“坑兵”,但他看到的仍是“军魂不死”;而面对黄河冰凌,他看到的却是“黄河冰凌,兵也……”

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朱增泉是多以军人的身份与视角进入诗之创造的,一位局部战争的亲历者,一位将军,以其宽阔的胸襟与包容天下的气度,以诗人的敏感和悟性,以及诗性意义的追索,写出了动人心魄的作品,以壮美生命的雕像与军人的情怀,为中国当代军旅诗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重要的收获,他的一些优秀之作,已抵达一种颇高的境界,为当代军旅诗竖起一座新的丰碑。

谈朱增泉诗歌的两个意象

□李小雨

及它的深度和吞噬力,一个诗人是不存在的。

在生命有可能随时结束的瞬间,诗人永远站在生命的高地,那火焰的内涵是丰富的:他格外珍视那阵地上突然走来的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那坑道口残留的一棵相思树,那录音带里传来的婴儿的哭声,他说:“是战争分娩了我的灵魂”,那火焰的红色是一次次血光照耀的盛典,是死亡的炼狱更是生命的律动,请看:“猫耳洞四壁红土/这分娩我最终也将埋葬我的/红土层/壁上有红色浆液漫下/地面如浩瀚红海在滞涩地汹涌/我看我的一双脚——我的生命之根/踩在黏稠的红土里——是血,我想,猫耳洞是长在地球浅腹部的胎盘/我正在胎盘中受孕/胎盘壁充血了,哦——母体孕我之血啊,“我飘……颠……追……那片……火……光——片日出的旭光/红得这般辉煌/白雾弥漫的地平线,远方/许多染血的手指,时隐时现/啊,一轮太阳/已经升上半空,在我的右前方/太阳变成一只瓶子/灌满一瓶紫红的血浆/那根连着我躯体,在滴血的/是我的脐带吗?/我降生在血红的盛典/那是灵魂的分娩/我之魂,在血光里/母亲呼唤着我/生的庆典和死的祭奠交相辉映成/一片血光照耀的辉煌”(《猫耳洞奇想》)。红色是战火,是烈士的血流,更是新一轮崭新的日出。在死亡中歌唱新生,正是作者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坚信,因为流淌的士兵的血,是父母的血又是民族之血脉,他在处女作中面对中华民族的血脉曾唱出过:“我踏着山脊,去约会死神……”他反复咏叹山脉是自己的父亲,是精神的流动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山波涛汹涌般地起伏、横亘、盘旋、冲撞、站立、背驮、燃烧。诗人抓紧了这个气象万千又凝重磅礴的意象,一下子就打开诗歌之门,发出一声火焰的巨响。

真是“人,可以死/山,必须活”!诗歌的行列因此就树立了起来,就万马站立扬蹄,咴咴嘶鸣,此正彰显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度和正义的力量。没有诗人的战争是嗜血的,诞生诗人的战争才能让那火焰的鲜红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底。

朱增泉诗中另一个经典意象是“泪水”,没有泪水的眼睛不是真实的眼睛。他的泪水意象可分为三层含义:士兵的眼泪,为退伍的班长流,为一支老枪流,为一粒青皮里的相思豆流,在阵地上听到“录音带上儿子的哭声,眼泪打湿了他的胡楂”,这是带着药味儿的、疼痛的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的泪。另一层含义是诗人代替天下母亲所流的泪水,那异国他乡苦等从战场返回的儿子的母亲:“河水在冰缝间啜啜哭泣/在哭泣中苦涩地欢笑/笑不成声/又哭泣……”这时,他的哭声是因为一场不明原因的战争、一个普通公民为国家作出无谓牺牲的历史事件悲哭,是冰冷的、绝望的泪水,爱而不能的泪水。而

第三层含意,即朱增泉的代表作《地球是一只泪眼》中,把地球放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之中,质问:“何时能哭干/这么多苦涩的海水?”因为这世界的不公平、非正义太多了,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艾青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诗《海水》:“海水是咸的/泪水也是咸的/总有一天,海水和泪水/都会变成甜的”。这是50年前诗人的向往,如今50年过去了,地球仍浸泡在苦涩的泪水中,战争有增无减,恐怖主义袭击、掠夺、压迫、奴役、强权、贫困、饥饿……更有种种对所谓文明引来的未来战争的忧虑(激光、核弹、化学武器、病毒、网络……),所有这些阴影都化为一滴泪,一滴为世界而流下的缓缓的泪水:“沉重历史是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夜间不断有哭声传来”,这是泪水的第三层含义,是为生命的悲悯、为人类未来的焦虑所流下的超越国界的泪水,一滴泪水,便能穿透历史,照耀未来。

在宏观的大视野下审视自我,诗人写下了多种这样“泪”的形象:“长城是睫毛/黄河是泪腺/中国的大一只巨眼/仰望长空/泪灌东海/望得南飞雁/望得不悠悠遗恨/流得尽苦难风流尽/不壮士热血/今夜/我俯伏在这片热土上触灵魂历史血脉/啊!哪里是你星空下的告白”(《星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面前,诗人是怀有历史眼光的在大道上奔跑的追日族。日落西山,但光明自在,星空自在,日星交替上升。“太阳熄灭了,至少它在今夜/是暂时地熄灭了”。这样的语句轻轻地写出来,在具体时间就会拥有雷霆般的力量。泪流淌着,倒灌东海,这是中国国的悲壮,中国军人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这些诗中,意象密集,时空交融,岁月如河也如铁水奔流。“发烫的枪管,民族的跃动/和呐喊啊”,20世纪是那样驳杂、丰富、前后矛盾,像一头巨兽令人难以置信,也成为历史学家和诗人情感的源泉:“我/一名军人兼半个诗人/站立在世纪的暮色中等待曙光/用枪管和诗心/回首/眺望”。

战争与和平在这个世纪,都有着各自非凡的表演,就像绝对理想和绝对世俗,都想编好自己要编的故事。诗人明白“鸽子不敢飞上蓝天/是因为空中有鹰隼盘旋/有人喂养鸽子/就必定会有另一些人喂养鹰”。

穿越历史和现实的隧道,面对这庞杂而又迅猛多变,使人应接不暇的世界,诗人坚守着人格的崇高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思索,他把对文明的反思、质疑、对历史的批判、问询,都交织在硝烟弥漫的历史时空之中,他的诗因此呈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极其复杂的厚重感情:豪迈而痛苦、高亢却低沉、辉煌与沉滞、微笑与忧虑,信心与悲哀,这就是诗中火焰与泪水交融的全部含义。

所以,在朱增泉笔下,历史人物、核裁军、石油战争、太空竞赛,可以入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曲折,社会主义事业的潮起潮落,冷战与东西方政治的较量,也可以入诗。朱增泉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民族、国家的身影,更感受到了人类在本能、理性、信念、意志和激情交互作用下的浑厚乐章。想来,这个阔大而自由的领域是恰好被那些自以为文学应该远离政治的诗人们放弃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9·11”恐怖袭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到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朱增泉的诗思无处不在。

政治抒情诗当然需要有政治立场,这一点,朱增泉从不隐晦。对政治领袖的赞赏,对祖国的祝福,对民族命运的牵挂,对世界历史的怅思,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判,都是这些立场的直接呈现。《京都》《星空》,特别是长诗《前夜》最具代表性。甚至农村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都是激发他诗情的重要因素,这样的“诗情”,往往关乎他对现实的清醒观察,也关乎他的社会理想。

在朱增泉的政治抒情诗中,总有一丝忧郁和伤感若隐若现,作为一个政治信仰明确的人,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跌宕,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莫斯科红场的黄昏/一群老布尔什维克/默默地坐在草坪边空荡的长椅上/晒着西沉的太阳/心中困着整整一个时代/无法突围”(《莫斯科红场的黄昏》)。同时,也有对历史怪圈的独特观察:“风暴卷过欧罗巴/刮倒了柏林墙/欧洲大陆人头攒动/流亡在外的皇子皇孙/顿时忙碌起来/波罗的海涛翻滚”。文明有再度荒漠化的可能,历史亦会退步。在大多数诗人心回望的地方,他往往大胆落笔,在时代思想出现逆流时,他反倒冷眼旁观。

最后,政治抒情诗或者说政治题材、重大题材,也未必都诉诸于长篇巨制,从朱增泉一些轻快短小的作品中,照样可以感受到他基于“政治观察”的某种锐利。我们来看《天涯海角》这首短诗。自诩为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就因为书写文明的“砚池”太深、墨客太多而航海家、冒险家又太少,才落得贫弱不堪,任强者宰割。

直爽的性格

□殷实

有一种说法,一个军人若没有上过战场、经受战火的洗礼,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但如果一个军人上过战场,经受了战场的考验,并且载誉而归,但对自己所参与的军事活动没有任何的反思过滤,那么他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呢?我看也不能算是。毫无疑问,朱增泉是突破了这二者的,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和他的军衔无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边境作战中,他在前线开始写诗,最初的一些作品,都取材于战场见闻,往往有“这是发生在我们参战部队的一个真实故事”之类的题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从生命的陨落到宇宙的能量转换,子弹、枪管和烈士的遗骸